

## 生活写真

快乐,是人的本性。我每天都碰到快乐的人,且都是小人物。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平凡的人,接触的都是布衣草根。

### 老 曲

老曲,属猴,小七十,务了一辈子庄稼,和我住在一个家属院里有七八年之久。但我只知道他姓曲,却不知他叫什么名字。他和妻子负责门卫工作兼打扫卫生。

老曲最大的快乐,就是每天口袋里能多收入几个钱。其实每个人都这样。只是君子爱财,要取之有道。他认为弄钱要靠脑袋活泛、手脚勤快。他在物业公司上班,也有一份微薄的固定收入,但他不满足,总想给自己和妻子的晚年多攒两个钱,活出应有的体面和尊严。为此,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总是闲不住。

这些年,院子里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已成风气,快递包装一拆便扔进了垃圾桶,泡沫塑料、纸盒子、纸箱子到处都是。

老曲闲暇下来,就一个一个个垃圾桶去翻去拣,然后积少成多,捆在一起。领导安排老曲忙别的事,他老婆就去垃圾桶里翻,可谓夫唱妇随。攒够一车的时候,老曲就用他的小三轮把“宝贝”送往废品收购站,挣些钱回来,老两口皆大欢喜。

他们这样做,看着是给自己弄了几个钱,其实也是在给家属院打扫卫生,同时还实现了废物的循环利用。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”,家属院也这样。有人搬走了,有人搬来了。搬走的,一些不要的东西就扔进了垃圾桶;搬来的,要重新装修房子,旧房中的木门、立柜、橱柜等都被拆下作为废物扔在院子里。如果主家请人清理,还要额外付费。老曲干,不但主家不花一分钱,他也能白白地弄几个钱,无非就是出点力,搭赔点工夫而已。他把这些东西装上电动三轮车,送到收购烂木头的地方,虽然他身上出了两身汗,但口袋里却又多了几个零花钱。他自然是乐此不疲!

有时我碰见他从收购站回来,笑着对他说:“今天还可以吧?”他咧着大嘴呵呵地笑。有时候,内心的高兴,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

我住的这条街,也有一些当过官的退休老同志,但他们名气都不大,人们在路上碰见也不认识。老曲就不一样了,他是这条街上的名人。哪里有废品,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,都会给他打电话或上门给他通风报信。这都源于老曲平时乐于助人、善于帮人。

忙上一天,吃完晚饭,老曲住被垛上一靠,跷着二郎腿,一边抽旱烟,一边喝茶水,一边听手机里的蒲剧。老曲的小日子幸福又惬意。

### 老 樊

南风广场,是以舜帝《南风歌》命名的广场,距我家很近,人也很多,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健身。

有位姓樊的同志,看着六十五六岁的样子,一头乌发,一米七五的个头,不胖不瘦,身材匀称。冬天锻炼身体时,他脱下上身外套,红毛衣与蓝黑色的裤子很搭,一看就是一个老帅哥。他的单杠玩得杠杠的,成为广场一景。

你看,他来到单杠前,纵身一跳,双手就紧紧地抓住了单杠。先来一个引体向上,两手按住单杠,笔直地立在空中。然后,他抓住单杠,360度一圈一圈地抡起身体,在空中画出一个个飞速旋转的圆。众人赞叹鼓掌,老樊的脸上荡起幸福的笑容。

还有一次,他用两只小腿弯勾住单杠,整个上身垂直倒悬在空中。一两分钟过后,他又让身边一个熟悉的人抱住他的腰,吊在杠上轻轻晃荡。两个成年人三百多斤体重,全凭老樊勾在单杠上的小腿,而且能持续两三分种。他的双腿是多么有力啊!在场围观的人无不啧啧称赞。

老樊从单杠上下来,喝了一口水,稍事休息,又来到单杠旁边的一棵槐树下。这棵树主干直径有二十多厘米粗,树干约有五六米高。面对树干,他双手抱,两脚蹬,噌噌几下就上到了树杈处。一会儿他双手抓住一枝花杯粗的树枝,引体向上;一会儿他双脚勾住树枝,脑袋朝下表演“倒挂金钟”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,任凭别人怎么说,我都不会相信。围观的人无不为他提心吊胆。

高手在民间,果不其然。他几乎每天来广场,一边锻炼身体,一边收获快乐!

### 老 姚

蒲剧,发源于河东,是运城人的最爱。人们调侃说,蒲剧加馒头就是咱河东人的好生活。

南风广场有几伙自发组成的戏摊,唱戏的、配乐的都是平头百姓。只要不刮风、

不下雨,他们都会按时按点到位。许许多多爱看戏的人,各自拿着小马扎到戏摊周围自动地围成一个马蹄形半圆,全神贯注地欣赏票友们的表演。这些戏摊夏秋在树荫下,冬春则移到没有树木的空旷地。

演出时,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个人接着一个人走到麦克风前,唱自己最拿手的那一段。

一天,我到戏摊上去找一个弹三弦的朋友。好长时间没见了,我想在戏摊演出结束后和他聊会几天。

没想到,一个头上戴着鸭舌帽,脸上架副变色镜的老者,在麦克风前唱得正带劲,一会儿手舞足蹈,一会儿慷慨激昂……尽管我平时不看戏,对戏也不怎么懂,但被他的架势、他的音调给感染了,迷住了,觉得他非平凡之辈,一定受过专门训练或是从剧团退休。

那些戏迷们比我内行,比我兴奋,他们一阵阵鼓掌、一遍遍欢呼,现场气氛特别热烈。老先生唱完一段,观众仍然要求他再唱一个。他连连抱拳致谢,退回后台。大家不依不饶:“再来一段,要不要?”“要!”“再来一段,要不要?”“要!”……没办法,盛情难却,他只好重新上台又唱了一段,以答谢父老乡亲对他的厚爱。

我问身边看戏的人。他们说:“刚才唱戏的老汉姓姚,七十八九岁了,他今天唱的是《清风亭》。”

我又问:“姚先生是从剧团退休的吧?”

“不是,就是原王庄一个种地的农民。”我愕然。

“他唱得很专业,很地道,真像一个蒲剧演员!”

“他从小就爱唱戏,种地唱戏都不耽误!”

我去采访老姚,他谦逊地说:“胡唱,要哩!”我想,大家对他鼓掌赞扬是对他表演的最大奖励和认可,他心里肯定乐开了花,说不定回到家,还会让老伴给弄两样小菜,美美喝上二两呢!

### 老 王

南风广场跳舞的、唱歌的、打拳的、跑步的、打球的、抖空竹的、唱眉户的……基本上都在早上或晚上。但能从早到晚坚持一天,且多年经久不衰的唯有打扑克的那些人。

不论是五黄六月,还是寒冬腊月;不论是刮风下雨,还是烈日当头;不论是正月初一,还是平时节假日……打扑克在南风广场是最活跃、最显眼、最壮观、最持续的场面之一。

这些打扑克的人,瘾头很大。他们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开始了,冬天稍迟个把钟头。有的打到中午12点,散摊回家吃饭,下午两点左右又赶来继续打,打到6点结束;有的从早上六七点一直打到晚上十点多,吃饭时间在附近买个烧饼或包子,喝口矿泉水了事。在他们看来,打扑克比什么都重要,吃饭却可以凑凑合。有一天下大雨,我看见几个老打家,穿着雨披骑着摩托,冒雨蹚水到文化长廊下打扑克,用风雨无阻来形容他们,一点也不过分。对于这些人来说,打扑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一天不打心里就难受。

为了打扑克,有的人从家里拿来马扎、水杯、小桌子、台布,很讲究。也有的什么也不拿,靠着树根席地而坐就打开了,只要有一副扑克就OK,“因陋就简”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有的人乐于奉献,扑克、小桌、四个马扎他一个人全部备齐,用摩托或电动车给牌友们带来,只等人们汇聚在他的麾下。更有人晚上从家里拿来充好电的台灯或借助景观灯、路灯的光亮,挑灯夜战。

打扑克的人,男女混杂,老少参战,谁打得怎么样,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。水平不在一个层次、脾气性格不投缘的人,不屑在一块玩。当然,那些关系融洽的老牌友,好把式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,于是打扑克的人争吵、埋怨、指责,观战的人评论、开玩笑,热闹异常!吵归吵,嚷归嚷,说归说,扑克还要继续打,图的就是一个乐呵,一个高兴,一个气氛!

正常情況下,广场上有四五十堆打扑克的,偶尔也会再多一些。这么多打扑克的,水平参差不齐。那些打得好的,人们都了解,围观的人就多,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;打得一般化的,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,只能自娱自乐。

七十多岁的老王是位牌迷,他的牌技高,人缘好,一年365天,没有特殊情况,会天天来广场打扑克。他说,打扑克不赚钱,只为高兴和打发时间,不得老年痴呆症。现在社会这么好,吃穿不用愁,快乐一天是一天!

城市的风景并不只是繁华。喧闹中,还有小人物的憨笑与歌吟。这就是小人物的平凡日子,这就是国泰民安下的百姓生活。愿每个小人物天天快乐、年年快乐、一生快乐!

## 心灵港湾

# 四月的记事本

■安武林

三月,百花争艳,树上的、大地上的木本和草本植物,一路高歌猛进,此起彼伏地绽放的时候,蒲公英的一点小小变化,就像开到最大限度的水龙头突然关闭了一样,小小的一点停顿,就标志着四月来了。

四月,最先落脚在蒲公英的花瓣上。蒲公英的花朵是白天绽放夜晚闭合,突然,在一个清晨,蒲公英花瓣还在睡梦中的时候,一枚枚圆圃的、毛茸茸的种子骄傲地宣告:四月来了,我们开始结果实了。蒲公英的种子是羽毛状的,在没有爆裂之前,它们松散地聚拢在一起,宛如一个圆圃的玻璃球。那份圆,就像人工用机器精密打磨出来的一样,圆得令人惊讶。

十点以后,蒲公英的花儿绽放了。花朵与果实一起在微风中摇曳。黄灿灿的花瓣,白盈盈的果实,真是大自然慷慨的杰作。这种奇妙的景观,孤陋寡闻的我,见过的并不多。在我看来,重瓣的蒲公英,比单瓣的蒲公英更漂亮,像菊花一样,果实也硕大。如梦似幻,恰似仙境中的植物一般。

二月兰依然在开放,但先前的热情奔放,锐减了许多。就像大大方方的少女,突然变得腼腆起来一样。紫花地丁也一样,大片大片开放的美景

难以寻觅,它们只是零星开放,就像旅行团中掉队的观光客一样,匆匆忙忙地追赶大部队。

园子里的,不知道是芥菜,还是油菜,金灿灿的一大片。我当作油菜花欣赏了。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植物,很难区分。现在变种的植物越来越多,需要专业的知识来作鉴别。虽然黄花迷人眼,但你若是能静下心来,凝视一株花的时候,你就会有了一个不起的发现:哦,花在凋零,细长的豆荚慢慢鼓起来了。好像果实是一队秘密行动的侦察兵,由花朵带路,从底部出发,一路急行军,最终抵达最顶端,而最后的一两朵花悄然隐退,只剩下清一色的豆荚了。

在冬青栅栏外,一株株苦菜花开放了,小而圆的花瓣,颜色不像黄金,而像白金。薄而细的叶子,像涂了一层薄薄的银粉。与苦菜花相似的,有一种花的名字很长:尖裂假还阳参。它们的株形高大,枝叶舒展,像一棵小小的树。整个形状,就像一个杂技演员手执一大串绳子在耍碟子一样。苦菜花的叶子倒伏,基本是贴地的,尖裂假还阳参的枝叶一两尺高,甚至还能长到一米,但花瓣和蒲公英的颜色一样,金黄金黄的。它和苦菜花像是亲密的伙伴一样,找到这个便

能见到另外一个。它们一高一低,错落有致,格外好看。虽然是草花,野花,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在人行道上行走,偶尔往栅栏旁边一瞥,便是一惊:谁把蘸满墨汁的毛笔丢在这里了?仔细一看,才发现是鸢尾花的花茎和花苞。鸢尾花的花苞,和毛笔的笔头太像了。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,曾把鸢尾的花苞比作毛笔头,好像要在天空写下自己的诗句。

空气中,丁香的花芬没有那么浓烈了。紫丁香和白丁香的花瓣,正在一大团一大团地凋谢。连翘,金黄的花瓣,像是黄金打造的金色的叶子一样,此刻,已变成了美好的怀念。花瓣凋零到干干净净之后,绿色叶子冒出来了。有的,花朵还未曾消失,叶子就迫不及待地冒出来了。此刻,庭院植物紫荆,花苞密密麻麻地从枝干上长出来了,一嘟噜一嘟噜的,像是刚结出圆果的葡萄一样。真是令人惊喜,一片叶子都没有,光秃秃的树干上,树枝上,开满了粉色的花朵。有的,花朵正开,叶子偷偷冒出来了,与连翘一样。不过,此紫荆非彼紫荆,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花的紫荆是两种植物。

海棠,贴梗海棠,榆叶梅,美人梅,碧桃,樱花,开的开,谢的谢,从三

月到四月,界碑不是水库的闸门,相反,倒是山涧淙淙的小溪,你能找出三月里的水珠吗?春阳深情照耀下的大地,有多少欢乐,有多少秘密,在流光溢彩,在悄然绽放。但有一个事实是能被意会到的,四月花朵没有三月那么密集和热闹了。你瞧,泥胡菜的花苞在拼命点头称赞,像小鼬一样的,紫色的花苞,丝丝缕缕的花瓣已经清晰可见了。

四月中旬了,坐标,北京。蔷薇,月季,芍药,虞美人,开始摇头晃脑了。层层包裹着的花苞,已经开始熬足了力气,准备在花儿的接力赛中拿个好名次了。又一波花儿的盛事即将上演。薄荷在粗重地呼吸,空气中到处都是它的芬芳。紫苏不甘示弱,尽管小小的,但它的呼吸和气息也在空气中颤动。一切的一切,都激动,不安,欣喜,跃跃欲试。

白色的山楂花,羞答答开了。恍惚间,也就那么几天,银杏叶,杨树叶,海棠叶,桃树叶,柳叶……一下子那么大了,在正午的阳光下,都可以遮一片荫凉了。它们急急忙忙在为即将到来的夏天作着准备。

一抬头,哦,杏树枝杈间的杏儿,都那么大了。大得像跳棋中的玻璃球。四月下旬,该是叶子和果实的狂欢时刻了吧!

## 鹤

## 雀

## 楼

## 石榴花开

■王晓霞

立夏踮脚叩响门环时  
石榴举着红烛跳出来  
每一朵火焰都在喊:  
别怕,夏天的热浪还在赶来的路上

昨夜的雨刚洗过春天的裙摆  
晨风卷着凉意  
轻轻擦拭行人的额头  
此刻的世界,是恰到好处的温柔

你把思念织成红绸伞  
密密麻麻撑开在街巷  
为漂泊的脚步  
遮挡烈日,承接骤雨  
五月的枝丫日渐繁茂  
就像那些,欲说还休的牵挂  
在时光里疯长

离家的背影越走越远  
行囊装满星辰与疲惫  
却装不下一声叹息  
每当月光漫过窗台  
总有一滴泪,在心底悄然绽放

无论风雨如何肆虐  
你始终站成守望的姿态  
把乡音酿成甘甜的果浆  
挂在枝头,等秋风捎信  
告诉远方的孩子:  
归来吧,这里永远有  
一盏为你而亮的灯

### 灵芝玉女

(泥皮壁画)

李娅萌

作

### 河东览胜

# 问道五老峰

■张爱民

在晋南大地,中条山脉似一条巨龙横卧,从首阳山龙首,蜿蜒至虞乡境内,层峦叠嶂,五座山峰高耸入云,形似五位仙翁对坐论道,即五老峰。它不仅有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,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它是立体的河图,石纹为卦象,松涛作文辞,云雾成批注,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传唱。

登上五老峰,仿佛一脚迈进了千年之前的道家世界。传说,在远古时期,五位仙风道骨的老者在此隐居,他们参透天地玄机,掌握着宇宙间最为神秘的力量——《河图》与《洛书》。这两部奇书,蕴含着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和阴阳变化之理,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。这五位老者,见黄河水患频发、民不聊生,遂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授予大禹。大禹依此疏通河道,治理黄河,最终平定水患。五老完使命后,身形化为五座山峰,永镇中条山。这五座山峰分别是玉柱峰、太乙坪峰、棋盘山峰、东锦屏峰、西锦屏峰,契合道教文化中的“五方五老”相应。据道教典籍《云笈七签》载:“五老上帝”为东方青灵始老、南方丹灵真老、中央玄灵元老、西方皓灵皇老、北方五灵玄老,象征着天地五行。

据《周易·系辞》载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。”传统认为伏羲受河图演八卦,大禹受洛书治洪水。清乾隆《蒲州府志》载:“五老山,相传五老授禹图籍处。”明代《重修五老峰灵峰观碑记》提及:“峰有五老授图之异,禹功所肇。”五老峰太乙坪峰有一平台,传为五老授书处,现存明代摩崖石刻“河洛真源”。山间一道溪流,水流纹路似洛书纵横之数,民间称“洛书显迹”。山脚原有祭祀大禹的古庙(遗址尚存),旧时治水官员多来祭拜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,山间云雾缭绕,仿佛轻纱拂面,如梦如幻。耳畔传来阵阵松涛,宛如一首雄浑的交响曲,为这场问道之旅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登上太乙峰,走进灵峰观,红墙青瓦,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古朴清幽。道观内香烟袅袅,一位鹤发童颜的道士正在蒲团上打坐冥想。他的面容平静祥和,仿佛世间的一切纷扰都与他无关。那一刻,我似乎感受到了道家所追求的那种超脱尘世、宁静致远的境界。

继续向上攀登,每一步都仿佛是在与历史对话。五老峰,不仅是道家的圣地,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流

连忘返的地方。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,为五老峰的山水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。唐诗人卢纶游历五老峰时,留有“丹灶久封苔色冷,石床空锁月华明”的诗句,描绘唐代观遗址的沧桑,见证五老峰道教活动之早之盛。

金代麻革《登五老峰》诗“中条秀色接蓬莱,五朵金莲天际开。欲向仙翁问丹诀,白云深锁读书台”,将五峰比作道教“五朵金莲”,“读书台”暗指司空图王官谷遗迹,体现了儒道交融。

五老峰的“五老晴岚”,指雨后初晴时,山间云雾与霞光交织的奇幻景象,是古虞乡八景之首。明朝薛瑄在《五老晴岚》诗中写道:“五峰如笏插青冥,日照霞流紫翠屏。安得身随鸿鹄起,直排闾阖献河形。”“献河形”呼应五老授河图传说,气象宏大。

清代诗人吴雯在《望五老峰》诗中写道:“仙人解佩遗瑶簪,玉女投壶化白虹。我欲因之问河洛,乱云堆里辨西东。”这里暗用《列仙传》典故,以神话意象解构云海奇观,“问河洛”紧扣五老峰文化内核,虚实相生。

在沉思冥想中,不觉已登临玉

柱峰顶,走进南天门。站在玉皇殿前,极目远眺,东、西锦屏峰横亘眼前,宛若两幅巨大的山水画卷悬挂在天地之间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感动。远观棋盘山石纹纵横,传说张果老与吕洞宾的残局化作岩脉,云子落地生根成了满山古松。仿佛看见北面太乙峰五灵玄老灵光显现,太乙坪残碑隐约有“看欲活”字痕,原是吴雯诗魂化入山岩……

此时,我深刻地理解了古人为何对五老峰如此钟情,这里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,更是道家思想的寄托。它让我们在忙碌的尘世生活中,找到了一片心灵的净土,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,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

在五老峰问道,我们问的不仅是道家的思想和智慧,更是对人生、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。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水,都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,传递着千年的文化传承。它既是河图洛书的传说源头,也是《二十四诗品》的美学渊薮。

当玉柱峰的晨曦同时照亮司空图的诗笺与大禹的耒耜,方知中华文明是山水与人文的双螺旋。我愿将这份感悟铭记在心!